



大東世語

服部文庫
417
2009
1



117
2009
1

大東世語序

以余觀臨川氏之業別自千古
一家其於世說亦猶晉人之於
漢也其亡更臨川耶而亡更晉
耶抑何難為繼也蓋洵稱創
調云夫以晉代之俗風氣所靡
唯漢是竟靡不珠玉以投琳琅

大東世語序
以報而聲爛乎相映發累乎載
路彼一時也爰及臨川氏注指
為已疾世說之摠以資焉乃後操
觚家視於秦府孰不爭走何富
有也於乎雖寸雖哉或使之必
二者集而其業成矣不然何世
不可為即或繼焉胡竟泯之乎

才不可為也至明有何氏語林
獨著其博該周悉既已羽翼矣
稱而規擬摹倣猶且影嚮尚獲
謂方識者益刪之役即取不當
舍此於華亭志不為三憾為果
哉不可為也必二者集而後可
庶幾矣哉服先生於

大東世法於是乎成。余文章業則家中古風氣，人士雅尚，瞭然不翅若昧諸斯，何其詞旨，瑋瑋晉人承之，中言敘事，瑋瑋詠川，此何於我。

大東郡而距今數百餘載，世之信以乎，何憚不為，故遺茲，亦後之人。

生郡其止亦有造

凡我

大東國史多牒文獻之微，謹敘

不過十得一也，則

空之稽邈焉，殆不可稽矣，勿已則商

披野史，釋說，固此不愈，安其第

侏儻之語，取諸濟，似則雖有珠玉

物或埋也 埋字彙苦臥切音課塵也 又覆睡切土塊也塵歷也又烏臥切沙地也

猶尚席掬 字彙引漢書為之去非得非

掬才戶切粗畧也師古讀

大東世法於是乎成。余文友
業則家中古風氣，人士雅尚。瞭然
不翅若昧諸斯，何其詞旨。塙塙
晉人承之，中言敘事。塙塙，詠川采
此何於我。

大東郡而距今數百餘載，世之
以乎，何憚不為。故遺茲，亦後之人
此中於我先生，聊其止。亦有造
物微旨也。余凡我

大東國史，多牒文獻之微。僅竅
朝爾，於為。兔物，不過十得。一也。則
空藉，邈焉。殆不可稽矣。勿已，則商
披野史，釋說。因起不愈。妄一。第
侏儻之語，取諸濟。似則雖有珠玉

大東世語序
三
磔礫以視物或堞也或堞也而磔
礫以視數百餘載人知其為礫自
斯撰始則雖芽新撰之勤昌若俯
指宗其與沐浴時後耳而目之雖
如本文翦而截之實自不同夫侏
侏鄙矣其曰鄙矣廢之考誰適從
而然然侏侏欲即文之卒亦逐

迹而行鮮不迷復安必須姑舍波孤
以而後縱橫唯意所之稽為何自
波視家每見以為疾安負安知生鑿
空逆古人之志俾支特埽祠首晉
如志也唯其埽埽或可讓言是也
在我乎若曰以謂我不較寬也夫
而所琢之不可以已也至令其煥

然易觀則田父不疑於為寶，誰力
歛尺珠寸玉，兼收不遺，分品比美，
亦云備矣。乃夫呈章和歌，吐光方
言，雖以已璫既少，每刻所惜也。終
字委地矣。且珠珞之似，雖多奚為。
臨川富者，宜不必異與。過求之清
也。於是乎人將謂之其出珠必江之

陽，豈其采玉必岷之崗，是亦已華
國求，蓋有大造于東也。注即不考
是法，而其所引，亦復侏侏，須改撰
成章自如，則匪圖紉繹，會萃之
勞也。抑又難哉。嗟，字是書，一出
世點者，必有不知，而妄言，繼之無
二，標比之語，林不名，以相濟也。即韞

遠弗敢傳將焉用之或堞之謂何
 遂從史公于公姑侯賞音之士深
 信川者定侯多耳矣若乃速作
 之志先生自叙余小子何言寬區
 改元十月死冬 鵲子孟一序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膏梁華腴莫非
 族類肺腑之籍閱閱之胃猶尚夤緣然後得廁
 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膺
 仕其它庶姓之踈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泥
 塗中而已於是一時濟濟焉跨踰臺閣之上者
 冠冕承世資格異門而中間三四百歲俗為一
 家矣豈啻若晉代王謝琳琅芝蘭別自為風者
 哉而其情協令旨言中韶音亦且體氣所移養

物精所多用。蓋有自然而然者也。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家乘所記。有感於此。其情言殆近韶令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稿矣。中遭冗劇。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亾。謂裨官鎖碎。奚足愁寘。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爲意。比歲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篋中。卽取而視之。心目再新。如出它手。反

覆閱玩足。消長夏。仍重綜理。姑假臨川氏標目。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笑樂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亾者闕焉。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南郭服元喬

大東世語卷之一

德行

坂奥州當道。

坂將軍田村之孫。廣野之子。陸奥守。

在任有清理之稱。境

內肅如。民夷安之。沒後無資。臨於棺殮。所有布衾

一條而已。

遺愛在人。至後思之。

藤三守。

真作之子也。仕于大同。承和之間。自東宮亮累遷至右大臣。

早入大學。受

習五經。立性温恭。臨事明決。常延詞客。禮待盡歡。

朝參塗遇學生。必下馬而接之。當時以此著稱。

山田古嗣。幼喪母。

古嗣。弘仁間人。廉謹寡言。母沒。敬事從母。天性篤孝。後遭父憂。哀毀。

德行

過禮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

良亞相安世桓武帝之子葛原王之弟也賜姓良生

育貴寵少好鷹犬事騎射頗涉諸技亦稱多能比

及成立始讀孝經舍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乎遂專勵志稱為名臣

藤朝台名良繩字朝台藤內磨之孫官職超遷同時

知名南年名南淵年名參議民部卿江音人阿保王之孫本主之子清和帝

侍讀文章博士官至參議號曰江相公以文名皆以年長在於其下朝台

乃謂人曰如南江二子或碩學老成或朝家鹽梅

吾以年少才劣難在其上每相出入有慙於顏良繩

丁憂解職數月之後以本官起之是時云云又曰左少將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素高時論皆推非常

器也先帝已重其雅量尤加親寵今共四品豈可安席時有四位少將則中將辭職先賢所傳也吾

雖無古人之行竊託懷遠之慕今久妨賢路固宜早避遂稱病篤屢以取暇辭退切至不肯就職詔

以年名為左大辨音人為右大辨基經為中將良繩遷為左衛門督良繩後母安氏性悍諸子皆被

譴責而良繩純謹孝事安氏殊愛重之

群偷夜入安養尼橫川慧心之妹之室所有都將去偶遺一

衣於路徒尼拾來納尼公尼公時臥紙被中乃曰

渠已以為已物。今雖遺落，不容復有於我。汝當逐追與之耳。徒尼如其言，偷輩慚伏，并置諸物而去。

吏部郎

藤貞高也

省中暴死。小野右府

藤實資，清慎公之孫，參議齊敏之子。

官至右大臣，稱賢。右府，年九十二薨。時為侍中，命出屍外，吏咨從何

方。曰：應從東陳。於是當直諸人欲觀其屍，都盡聚

東。然後侍中俄命舉尸席，更從西陳，乃迎尸者。外

接而去，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

藤公道隆

法興公兼家，長子。官至攝政內大臣，號曰中關白。

怨藤有國

字賢，藤真

夏人裔，輔道之子。官參議。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

見後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內大臣儀同三司，永延元后之

兄。以罪左遷大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

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

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亦自思

其辱，比我昔時殆倍。乃使其子迎，謂曰：屬有局守

不能候迎，今此遠移，下情宿志，奉公之時也。承乏

之役，唯公所命。帥公感慚其厚，殊相親善。

永觀律師

源中納言國經之子，住禪林寺。

補東大寺別當，為拜堂向

南都，履躋徒行。沙彌二人，一人負裝從耳，途遇奉

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為拜堂南行汝聞之邪
觀曰乞丐僧身是也

賀茂行祭都輦之俗多車上觀動乃爭地平氏盛時

小松平內府重盛平相國長子官內大臣稱小松公以車四五兩出

觀觀者偏側已無可駐地眾以公至恐當被驅除

果退數車而進公車既察其退者皆空車也公豫

命占觀地至乃相更耳咸云公之温仁不欲以貴

勢奪人爾

平治之亂池家士宗清彌平兵衛為平氏生獲源義朝之

子願朝左馬頭源義朝六條判官為義之子也平治中藤信賴作亂闕下義朝同謀詔平氏

伐之義朝敗奔濃州為其下所殺賴朝時年十三

相失於路被虜滅死配流伊豆後二十餘年承保

元上皇密詔率山東諸源舉義兵遂遣諸將討平

氏滅之詔授征夷大將軍總追捕使官至右大將

大納言位正二位建幕府鎌倉遥制天下憫其年少悉意保護乃令所

事池太夫人平清盛適母也泣請之遂得宥死而竄豆州

年後賴朝為將軍誅平氏賴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霸主鎌倉以書邀池亞

相賴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暨宗清亞相乃語宗

清欲與俱宗清曰今乃執爰為公前驅固不敢辭

但此見邀料為報舊耳方今平氏滅以宗清雖懦

若挾舊恩而東遊受榮有何面目見鎌倉公乎不赴避去西州。

鎌倉公朝賴出途見一老頭陀風韻頗高使人問之即

西行也公素欽行名乃大喜延請行乃至府行本

將家子孫西行本佐藤氏名憲清鎮守府將軍秀卿七世之孫官武衛後遁世為僧名圓

位又改少壯練習武事公因請問其略行曰自棄西行

以來家世所傳亦已散亾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

記然亦不甚拒為公談兵一夕及旦將出公苦留

不可乃出銀造猫為贈行受而出門前見兒嬉便

與之去

波多盛通於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

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

軍召畠山問之止道不識其事如人所稱但聞盛

通一人功而已毀者大慚

平泰時北條遠江守時政之孫陸奧守義時之子武藏守其父義時卒遺命曰

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嗣子家但

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既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家

嗣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活是宜先焉耳乃擇

物良者悉分弟妹所餘於家唯窳物而已

平武州泰時當路鎌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
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其
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
而諸君有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穢乎盡隨
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行貨者

平宣時北條庶族大佛氏陸奧守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相摸守平時賴

一夕見邀尋使再至曰既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
乃著故直垂去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

不可獨酌聊復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既
已中夜人靜煩君唯所自得余乃秉燭入厨徧索
無有僅見皮上土器豆豉著餘棄在其中試且舉
至相州曰亦足矣乃暢然對酌遂至歡醉其時率
如是相州為政鎌倉儉薄率物

平貞時相摸守時宗之子代職隱身為僧行脚遠地其實伺察
政事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頽
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
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乃今如是問其曲悉

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相國通光之子也。至右大臣號愛宕。客

曰。何不訟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

不辨讒慝。辨讒慝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

德之身。祚衰家。亦天命已。又將誰咎。貞時後還鎌倉。上奏

朝廷為訟其冤。遂復其官祿。先是時賴憂遠方多私。為遍巡諸州。貞時亦追其蹟。故二子之時。申冤抑。懲姦邪。政多得通。

言語

善相公。三善清行。官參議。與紀納言。發昭。字寬。侍讀學士。至右大辨中納言。以

論學事。時至相詬罵。外史考言曰。二龍相鬪。它物

不可得助

藤氏獻策拜博士。自佐世。民部大輔菅雄之子。文章博士。嘗給事昭宜公家。以

故公專推轂。始昭宜公。基經。中納言長良之第三子。為忠仁公嗣。相國攝政。封越前國

公。諡昭宜。薦令與獻策。時都良香。一名言。道文章博士。為主司。紀

菅諸儒紛論未肯。而以公故。遂得獻策。良香嘗曰。

藤氏之盛。何求不得。若藤氏為博士。吾曹何處生

活。

源公忠。光孝帝之孫。大藏卿國紀之子。仕延喜帝。官右大辨。敏捷。公事無滯。常

好放鷹。亦能飼養。日日出獵。或有非毀者。在上前

言安有王之蓋臣。日作飼鷹師乎。上曰。萬事不懈。

旁及所好。固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公

食分禽味。或試雜調兩處。雉肉噉之。進口即云。是某野雉。又進一口。即別云。是某野雉。一無違者。

天曆時。政治和平。稱踰延喜。上曰。世謂朕如何。主左

右曰。通衢皆言頗緩也。上曰。然則知非謗言。在上

不寬。古之聖誠也。

藤朝成

內府高藤之孫。泉大將定國之子。中納言中宮大夫。為廷尉行。

法猛酷。聞將有大赦。前日遣吏斷獄囚海賊三人。

手足殺之。于時云。賊遇朝成大赦。促刑。

黃門藤為輔

左大將定方之孫。左大將。辨朝賴之子。官中納言。曰。人故應如張

設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

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為德言。

藤有國。以名譜與藤惟成。惟成驚曰。藤賢式大。

藤賢有國

之字。式大。惟成之字。往日一雙也。何忽如斯。有國曰。寧入一

士之跨。欲超萬人之首。

江以言

大隅守仲宣之子。文章博士。式部大輔。自云。昔在丁年。早登甲

科。蓬宮芸閣。賜宴必蒙其召。王公卿相。詩席必列

其塵。雖慙才望之愚賤。未免風月之荷擔。

藤實資自少稱賢者而有好色之癖見美婦過門走出而要之有側過者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實資曰色色易賢

或難新月蓋謂月初藤公任相國實賴之孫賴忠之子官大納言曰三

五夜中新月色何必初月

伊勢齋宮畔有狐叢土人神祠焉延久中有人射其

狐死州上朝議論其罪否源經信左大臣連信之孫中納言通方

之子官大宰帥大納言在列乃獨誦言曰白龍魚服見困豫

且

新羅國使來曰國王后有病聞日本有良醫丹雅忠

典藥頭忠明之子願得遠假以託診治白河帝時下公卿議其

遣不眾議未決源帥信經後至乃云外國王妻死於

我都無關於是議定謝其國使時公卿報書以禮辭多闕輟不奏之

旨令江匡房作文有言雙鯉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

高陽院競馬讚前司明理春宮亮藤純素之子為擊鼓誤槌已

向勝者反失其人大怒馬上睨明理馳且罵曰禍

哉如許小事猶且誤失宜矣明理行成謙德公藤伊尹之孫

少將義孝之子官至大納言始稱一雙行成已到亞相于今腐

死舊讚司使我負失乃過亞相笑曰明理誤事被
罵乃並口吾名連及邪

管廟祭用管公忌日管公名道真字三參議是華之子自貞觀中以文章博士對策

及第累進大將石大臣延喜中左降太宰帥尋薨正曆帝贈官相國建祠京城北野朝廷以時遣使

祭焉源亞相經信曰彼廟祀不宜用樂公文不云乎

仲秋翫月之遊避家忌以長廢公九月三十日菊邊命飲小序文

源納言顯基西宮左大臣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中納言常云願無罪

乃自得看配所月

白河帝謂左右曰吾文王也誓古文才不必躬自獨

擢用江匡房式部太輔匡衡曾孫大學頭成衡之子官大宰帥中納言豈非尚

文耶

藤成通掘川右府賴宗曾孫右大臣俊家之孫大納言宗通之子官大納言號曰侍從大納言

言詩用千里意已蕭條至云萬里更自遙遙

藤匠作俊綱始隨母為橘氏子本宇治公庶孽後復藤姓官修理大夫不與公諸子齒在伏

見莊雪後之晨宇治公賴通御堂相國道長長子官至關白大政大臣晚居

宇治號曰俄至匠作接待備盡精辦亦且不失山

野幽賞之趣公歡焉遂為勝會陪座之客戲曰主

人今日之儲定是昨夢不爾何急給如是邪匠作

曰。已是棲託此境。佳賞之儲。那可一日忘之。伏見

莊山水皆勝。州木園亭。盡自然趣。有客時。或使人旅裝過山。以為遙觀。既自稱名園踰宅。宇治公值雪後清朝。欲有所遊觀。謂左右曰。俊綱常以莊誇言。今俄乘興。驚其不意。亦是佳譴。遂乃命駕。至則莊門鎖閉。寂無入影。徑庭之際。雪色皓漫而已。皆怪其無賞。雪待客之備。從者叩門。頻呼告公。至久之。應門者徐自旁徑出。開門。從者呵曰。公至。何不速應。門者曰。主公命禁跡雪上。乃迂迴山路。失迎。至今。眾皆佳賞曰。殊勝。狼藉。遽開。公入。賞雪移時。陪客責主人曰。相公故至矣。君何不設盛饌。公笑。乃令客益責。主人曰。厨傳尋到矣。且山林之供。器物亦賤常耳。設有一二杯盤。都在山倉。遙隔無路。公曰。賤器何害。但須饌耳。主人乃起命取具。俄見家士十人。婢子十人。皆束裝鮮麗。導者一人。提倉鑰。先焉。後者一行。魚貫上山。先者已跡。後皆踐其痕而行。既乃杯盤銀器。人擎一物而返。返則最後

者為先。亦皆以次。依前痕而至。坐客遙相為歡。遂具盛饌。佳賞終日。公大極酣樂。

禪林僧正名深覺。九條右府師實之子。東寺長者。法務大僧正。東大寺別當。長久中。壽八十九。

寂。使人請時相曰。時相字治公也。法藏壞矣。願得檀越修

理之力。相公素敬僧正。即日令家吏率眾工。至便請命。僧正色不怡。謂其人曰。歸語爾。相公如此小事。即不解。何以為天下事。眾反命。相公思其旨。未得頃。側有老女侍曰。僧正必是以腹為法藏。公乃調美食饋之。僧正果悅。謝荅曰。得見施材。法藏已修矣。

源師賴 左府師房之孫。中院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 中廢年餘後起拜納

言屬主釋奠事乃典禮曲悉一一審問藤參議成

通在座謂曰公練習故事舊矣獨以久廢故理亦

當少有失忘耳師賴不荅但道入大廟每事問成

通自悔失言

江都督 帥江 自鎮西歸京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

不分載二艘渡海覆沒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到

江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競馬人左將曹尾張兼時右將曹敦行爲耦馳逐亦

時轡靴數脫而不墮然亦終以此後乃問敦行曰

未審不勝者宜向何方 兼時競馬未嘗有後 衆悅其言更多

纏頭

藤基俊 大納言宗俊之弟左衛門佐 源俊賴 亞相經信之子左京大夫 並是和

歌名家恒心相競基俊短俊賴以無學俊賴聞之

曰文時朝綱無秀歌 菅文時江朝綱二人並以學材稱 躬恒貫之

無佳詩 凡躬恒紀貫之二人並以和歌稱 何必才學

平相國是刑部忠盛之子 清盛祖正盛讚岐守父忠盛刑部卿清盛後至大相

國少時以父任寵進華族貴遊賤其門地多侮下

之天仁帝曰。若夸門地。故應無若清盛華族爾。初白

河帝寵祇園夫人。後出賜忠盛。夫人時已有娠。上曰。生兒女。即還朕。若男。汝子之。既生清盛。當時人無識者。天仁帝密知之。故云爾。

妙音公。師長。宇治左府賴長之子。保元初。父賴長起亂。事敗死。時師長以中納言除名。配流土州。

後歸復官。至大政大臣。號曰妙音公。少坐父事。竄土州。後赦歸源。按

察資賢。宮內卿有賢之子。官按察使。大納言。詣候之次。問土州事。公

不答。乃慘然詠云。韓康獨往之棲。江澄明辨山水對冊曰。韓康獨

往之棲。花藥如舊。按察不覺墮淚。

或問法然上人曰。弟子欲專念佛。唯時為睡所障。何

以除之。上人曰。方寤。乃念可也。時稱德音。

大原諸講師。相與往河內。投宿一家。主人接待頗謹。

皆已解裝。日猶未暝。一師出書靜看。主人問何書。

文。講師曰。止觀也。又恐其野。過聽。更道是止觀云。

者爾。非云四卷。四止卷觀。方言相亂。主人無言。退且微誦曰。

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止觀文。諸法師

赧然大慚。

平氏既自沒海。宗盛父子。獨被囚入京。宗盛。平相國。清盛之次子。

長子重盛。薨後嗣宗。官至內大臣。壽永中。平氏舉族皆死。西海宗盛及子清宗。被虜受刑。觀者

喧擾有厲數人立者一人曰所謂厲憐王一人曰何也曰伊平宗第一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陷反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傍人聞其言有理驚嘆曰心智誠不由形醜乎厲曰病業耳釋尊入滅猶爾現病戒賢智者不免病厲病那可耻

鎌倉幕士正旦會列三浦義村先至

義村祖平義明父義澄共為鎌

倉創業功臣族稱三浦義村至駿河守

已居上頭有頃千葉胤綱至

下總人千葉平忠常之子亦為鎌倉功臣千葉族名徑進踰義村坐即其上

義村愠色自語曰下總犬不知圈胤綱卒應曰三

浦狗齧其友

三浦與輪田同族輪田之亂義村得賣親之毀

藤亞相為家

五條三品俊成之孫黃門定家之子官大納言

曰作歌之心如

過獨木橋方其撰思專慎不墜左右

貞應宮內

後堀川帝

省郎內侍內外相更之際時方秋候

一內侍看直廬前楓樹曰向來此樹纔有一枝催

紅已覺秋色之至今日早辭不可復認一郎舉首

問何方之枝藤郎永綱在側曰定是西方

或人患羅襪褌易壞頓阿

小野官能實之齋為僧

曰羅襪者邊

大東世語 卷之二
絲粗斷。鈿軸者。嵌螺間剝。然後可愛爾。

隱者某。世累既盡。曾望月歎曰。吾死去。於世都無所戀戀。但與天上辭。可惜一別耳。

僧圓爾。東福寺開祖諡聖一與管諫議為長。長守之子會丞相座。管

世。儒家常欲折圓爾。丞相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爾乃曰。久聞管公家世儒術。是不管色莊曰。然爾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世。雖強弩窮矢。爾等尚以系受。忝稱釋氏。即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管不得應退。

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既陷伊重圍中。

有病癲者。川上見水。忽復發。已不覺墮。浮下流里。餘偶止一洲。乃蘓自駭。且獨言曰。死乃得生。若生必死。幸哉吾死。一道人聞此事。曰。忘乃得存。若存必忘。幸哉吾忘。萬事盡然。

晉法顯。在西域見晉扇。不覺淚下。法顯佛國記曰。法顯去漢積年。所與

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艸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坼。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土佛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或曰。在於異域。寧復作

此柔態邪。弘融僧都曰。三藏可謂令情矣。

有爭田者。訟既不直。地入仇家。乃怒驅惡少年。使行刈其禾。而所過遵路行。且刈之。其主出。啐曰。我地非爭分。遷怒妄刈。無理太甚。刈者曰。爭田不勝。而刈勝者。禾固亦無理。既行非理。何禾不可刈。

衆人會談及一秘事。或人曰。某許道人知此秘。登蓮法師在座。即起求雨具。座人問何之。蓮曰。欲詣某許聞秘事。爾皆曰。方雨何乃太急。蓮曰。命理奄忽。那復為人。且待雨霽。

文和中。傳國璽劍在南朝。元弘帝出居南山。北帝後建朝與京師分爭。

嚴於京將即位。百官多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

禮。衆議不決。時二條公藤良基。二條關白左大臣。道平之子。繼為關白。大政

臣。大為相。足利公源尊氏。足利讚岐守貞氏之子。奉

相國。為將。相公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

臣願當神璽以奉天朝。於是定策臨阼。

玄慧曰。酒有三遲。名人擬我行杯。而我左右相視不輒受。一遲也。既受而不輒飲。待人目之。始下一遲也。既飲而欲復行。它亦不輒受。一遲也。菅家文艸

云。春物春惜更問誰。紅樓一樹酒三遲。

政事

橘良基

治部太輔安吉之子

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

子孫以潔已。其子在公。

良基子男十一人。公其第六子也。

問治政

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良基。仁和三年卒。清貧無資。沒

時。在黃門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

一條源公

源雅信。寬平帝之孫。吏部王之子。官至左大臣。號曰一條。

以王孫任官。

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公曰。我以不才。尸

素宗籍。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

位。必先入。後人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

二

平惟仲

中納言時望之孫。美濃守。珍材之子。官至大納言。

為肥州時。有請狀。

於列投上卿。源右府

雅信為上卿。右府素已保護。惟

仲。爾日乃披狀。難詰。惟仲不滿。見色。右府曰。若此

狀。在列固自應駁退。於里第。或亦應允。是朝政。爾

何怨哉。惟仲慚服。

長曆帝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令侍中

藤資房右府侄孫

咨小野右府藤公

實資公曰。誠如聖意。請臣先受罪。

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上從其

政事

謀令公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或云延善時藤

時平有此事

源亞相俊明大納言俊賢之孫宇治隆國之子官大納言值公事時或遺

攜令篇乃取臆裁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者

藤為隆參議為房之子官左大辨於承保帝前讀諸奏事其日題

目殊多帝有倦色為隆欲畢聞佯為不悟猶讀數

事既餘五六帝不堪將起為隆猶為不見取一疏

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天裁事高讀一發帝為

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

承保帝嘗夢藤顯賴顯賴祖為房參議父顯隆中納言顯賴官中納言引手

進行故寵遇特重而為郎時奏進除日帝覽忽怒

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顯隆入見上云外

史諸遠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錄進上自勵

政事如此

北條泰時聽政日有訟獄甲既極口申陳已理及乙

者乃執要而對絕有辭甲者憮然不覺大息曰吁

吾屈矣聞者嗤笑泰時獨感賞曰不然知過憚改

遁辭不已多是訟者情已吾聽獄久矣未曾見若

此人真率不吝矣。遂喻心者中分其理。

青砥藤綱。夜涉水。從者誤失墜錢十文。以告藤綱。綱

乃命別出錢五十文。雇夫炬照水底。而搜索焉。訖

得而歸。或笑其得不償失。綱曰。不爾。雇錢五十布

在民間。沒永十錢。永失世寶。是當患爾。藤綱為北

產。愛民施貧。事多仁蹟。其家不甚乏。而奉躬甚儉。衣無縑帛。下飯唯用鹽少許而已。

大東世語卷之一終

